

信主這麼多年，我自己常被提問的問題有兩個，為何基督教不能包容其他宗教？為什麼上帝容許罪惡和災難的存在？由於服事禾場的原因，向我提這兩個問題的人大多是藏傳佛教背景的人。他們認為自身信仰的高深和無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世間萬事萬物“接納”或“包容”的程度。對不合自己意思事物的拒絕、否認、憎恨，在佛家看來便是動了“嗔心”，這是修行的大敵。而對於苦難和罪惡的解釋，他們似乎站在比我們更高的角度，苦難皆來自於人類自身的三毒（貪嗔痴），所謂“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”（《大乘起信論》）。因此，我猜想，在他們看來，如果世間還有罪惡和災難存在，我們的上帝就沒有什麼獨特之處，因為他也拿苦難沒有辦法。

蘭迪紐曼（Randy Newman）在他著的《提問式布道法》（Questioning Evangelism）也提到這兩個問題，作者提出了不錯的觀點和角度給我幫助很大。

面對第一個問題，在不信者的角度，基督信仰的確有些自大，我們似乎總在強調自己是真的，別人都是假的，因為“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”（約 14：6）；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（徒 4：12）不僅如此，就連別神的名你也不可提（出 26：13），因為耶和華是忌邪的神，（出 34：14）除他以外，再無別神（申 4：35）……於是很多基督徒也都已經根深蒂固的這樣以為，不然怎麼會有“排他性”這樣的標籤形容自己。但紐曼卻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——“基督教信仰是這個傲慢的時代一個最謙卑的聲音”（p101）。為什麼呢？作者用問題，將非信徒一步步引導“自以為義”的本質上，而基督信仰正是在承認“人人都犯了罪”的前提下才生發出對救贖的必需上。這一點，放在藏傳佛教背景的人群上，也是個不錯的策略。直接可以引到“自救”和“代贖”的概念上。

而第二個問題，作者坦誠地說出“我不知道”這個答案一時間有點讓我失望，但結合他之前的觀點，信仰的探討應該秉持誠實與愛，而不是為了求同存異裝飾或掩蓋，如此方能更接近真理。我似乎又有些明白。作者用約伯記又一次扣到自己的題目，因為，上帝用七十多個問題（伯 38-41 章）回答這個問題——“為什麼我允許苦難的發生”，直擊心靈的回答就是“關你屁事”，但顯然，若一個人沒有謙卑、智慧的心、沒有聖靈的光照，這個答案恐怕很難滿足他。就連我自己，也是在經歷過一次刻骨銘心的疾病和疼

痛之後才開始學著接受這個答案的。而不得不誠實的說，這個“接受”裡邊，夾雜了很多委曲求全的無奈，因為這個答案容易讓人落入認為神無能的絕望中，而我在某一時刻的想法是“就算上帝全能，但他起碼在這一刻對我漠不關心”。康斯納（Harold Kushner）的暢銷書《善有惡報》就是落入了這個陷阱。他呼吁讀者“寬恕上帝的 imperfect”。而這一點最終引到的地步正是約伯妻子的信仰狀態——“棄掉神，死了吧（伯 2: 9）”。

所以，第二個問題，如果我們找不到答案，那麼一定不要大義凜然地搬出“護教”的責任心去巧舌如簧，因為你所說的很容易以偏概全，甚至偏離了真理。紐曼注定不是和稀泥的性格，他最終還是給出一個回答的思路“但願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…”。並且她引用葛培理發自內心的禱告作為典範參考：求神保守你們不會讓苦毒悄然無聲地滲透進你們的靈魂，反倒是會更信靠神，和他一起面對這樣的事，勝過沒有他的陪伴。

如此，或許再次面對這兩個問題時，我可以不再執著在知識、理性、語言、邏輯上的得勝，而是甘願放下姿態，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有限，觀察提問者的情緒，試著真誠地用問題了解他經歷了怎樣的“苦難”，然後讓聖靈親自回答他。